

疆村丛书

禮村叢書

海
堤

業
壽

壬戌十月三

次校補印行

彊村叢書序



彊村侍郎校刻唐五代宋金元詞以元忠嘗助蒐討其
抱微尙約書成爲序其首今年秋工竣得別集百有十
三家總集所收猶不在此數盛矣哉自汲古以來至於
近時朋舊若四印齋靈鷲閣石蓮山房雙照樓諸刻皆
未足方也雖然彊村是刻之所以獨絕者則尙不因此
蓋嘗取今世所傳國策管晏荀列諸子書錄而知其校
刻各詞猶有劉向家法爲不可及焉按向所校讎以中
書爲主尙取太史書太常書大中大夫卜圭書射聲校
尉立書臣富參書臣向書校除復重定著篇數可見雖
据善本猶待參訂也而彊村所校如之其於誤字如以

趙爲肖以齊爲立以盡爲進以賢爲形以天爲芳又爲
備先爲牛章爲長每云皆已定殺青可繕寫可見實事
求是不妨改字也而彊村所校又如之顧彊村所尤致
意者則在聲律故於宮調旁譜之屬莫不悉心校定或
非向之所及然漢書藝文志旣載河南周歌詩又附河
南周歌聲曲折旣載周謠歌詩又附周謠歌詩聲曲折
度向所校必亦精審如彊村可知則又惜其書久亡并
無書錄之可證也且夫唐五代宋金元之詞漢魏六朝
之樂府也往讀宋書樂志漢鼓吹饒歌十八曲至有所
思之妃呼豨臨高臺之收中吾雖已索解無從然猶得
据王僧虔啓所云諸調曲皆有聲有辭辭者歌詩聲者

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引爲比例獨至宋鼓吹饒歌上
邪晚芝田艾如張諸曲幾於滿紙皆幾令吾微令吾令
人口呿舌撟不知其作何語及考諸樂府解題則云凡
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致然後知
樂工伶官既無左驥史炳響姐名倡理董其事士大夫
復以非肄業所及而不屑道又誰爲之刊正者故自宋
迄梁不過七八十年而沈約所見已踏駭如此使當時
有如彊村者出而校勘豈非宋史樂志導引六州十二
時降仙臺之流縱音節不傳不可歌甯至不可讀哉然
則漢魏六朝樂府以聲辭雜糅之故等諸若存若亡知
凡夫唐五代宋金元詞之僅存者欲延墜緒於一綫殆

非精校傳刻不可我彊村惟有鑒於此故夢窗鈔版者
三而草窗亦至於再其餘諸家亦復廣搜珍祕博訪通
雅必使豪髮無憾而後已豈不以南宋所傳望瀛十二
偏散序無拍韻語陽秋能言之而今不可知矣夷則商
霓裳羽衣曲十一段起第四偏至殺拍碧雞漫志能言
之而今又不可問矣姑無論大曲也甚而纏慢小令若
詞源所稱張樞寄閒集旁綴音譜者今且無自訪求恐
再閱百年卽此總集別集百數十家亦將灰飛煙滅不
及時整妮安知不如劉向所言爲其俎豆箎弦之閒小
不備絕而不爲大不備或莫甚焉不得不盡力以爲之
乎則又用心與向相同不但校讎守其家法已也元忠

故詳言之以告當世讀彊村叢書者

宣統丁巳冬十月癸未吳縣曹元忠序

彊村叢書序

詞興於唐成於南唐大昌於兩宋否於元剝於明至我
清又成地天之泰地雷之復焉聖人瑰意琦行爲者誠
多論者亦不鮮相率名以詩餘今人王夢湘釋之云是
非五七言之餘三百篇之餘也盛哉言乎宋旣昌行詞
過閭閻而聽謠俗說山川而道政事未嘗不取代風雅
之正變不甯惟是雖宗廟朝廷著作丕炳未嘗不狃於
大晟鍾呂則更以之代頌君臣上下不聞病其爲褻焉
然則體曾非褻道曾非小果得風教雅正頌容之妙雖
謂代興三百曾何不可非必四言榮而五七言遂賤長
短句賤而五七言又榮蘭陵賦篇靈均廿五規三百成

辭然而賦名立矣世不以病荀屈揚雲稱辭人之賦麗
以淫長卿諸家之作非不義兼懲創覆杯水熄焦原之
燭則誠處不可勝之勢矣然淫者必可反之復貞揚旣
有得於心悔焉而莫爲故詩人麗則之正末由庶見於
今不知而作匪直賦能淫人焉推焉而釋經然子史百
家然散儷文然五七言然詞又曾何不然亦軌諸三五
經教之原斯得矣修嘗論之詞至於宋若治道進爲成
周日中斯昃月盈斯闕非元明列賢之過抑又天運然
耳其中興乎我
清又若王道之凌遲於七雄八代及唐而昭陵茂治幾
隆成康故稱詞則望宋如歸其他必也我

清乎往者修與張孟劬談謂古今文章學術莫外官經
孟劬執其美人香草之令慢相難若此者亦能官經統
之否修曰子能外太師六詩陳詞歟曰風雅頌盡乎文
章形製焉曰賦比興盡乎文章情法焉斯誠百家騰躍
咸入聖環也元曲曾然甯唯詞詞運及今世固猶在貞
觀中葉名流輩興分肖有宋一體彊村先生則尤褻然
稱首平生所爲詞合三百十五成之者何以能是職唯
心素使然也夫藝曾四術之一也樂曾六藝之一也樂
數降而成詞曾雲咸之末胄也然由心素結撰斯優優
乎徵四術之內誠先生蚤遺華簪興言則隱泮奐林下
曾同兩徵則其心素可測矣修與孟劬嘗操前說進質

明詞體非褻道非小先生領應微笑若契焉於心而不
言益讎訂所藏詞麇續刊行證律紬文卷帙恆手惟精
惟實罔敢或佞誠以宋賢爲職志金元逸人亦以操尙
馨素登之益覘先生之閎焉雖然先生甯直詞之乎哉
三百有正有變廿五變而無正則均時焉爲之若夫傷
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於事變
懷其舊俗則文章作者胥然更奚擇乎詩騷得斯誼成
詞集而行之先生功則盛已長洲沈修

彊村校詞圖序

逸社冬集彊村居士以校詞圖屬題余爲詩爲詞皆不就久而無以應也病山屢趣之一日閱直齋書錄解題於笑笑詞下得一事曰自南唐二主以下皆長沙書坊所刻號百家詞云云默數歷年蓋詞起五代越三百餘年而有長沙彙刻又越四百餘年而有海虞毛氏之刻又且三百年而後有居士之校刻也遼乎邈哉乃起而書其後曰詞莫盛於宋而宋人以詞爲小道名之曰詩餘及我

朝而其道大昌秀水朱氏錢塘厲氏先後以博奧澹雅之才舒竊之思倚於聲以恢其壇宇浙派流風泱泱大

矣其後乃有毘陵派起張皋文氏董晉卿氏易學大師
周止庵治晉書爲春秋學者各以所學益推其義張皇
而潤色之由樂府以上溯詩騷約旨而閎思微言而婉
寄蓋至於是而詞家之業乃與詩家方軌並馳而詩之
所不能達者或轉藉詞以達之周氏退姜張而進辛王
尊夢窗以當義山昌谷其所以標異於浙派者豈非置
重於意內以權衡其言外諸諸乎焉有國史吟詠之志
者哉昔者吾友驚翁王給諫以直言名天下顧其閒暇
好爲詞詞多且工復校刻其所得善本於京師以詔後
進方是時彊村與相唱和志相得若鍾呂之相宣前後
喁于而曲直歸分也驚翁取義於周氏而取譜於萬氏

彊村精識分銖本萬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陰陽矢口平
亭不假檢本同人憚焉謂之律博士蓋校詞之舉驚翁
造其端而彊村竟其事志益博而智專心益勤而業廣
乾坤道息身隱爲文海內知交助蒐祕逸校成之詞已
刊者數十家未刊者方日出而未有已也軼海虞而比
數長沙褒然於詞苑爲第三結集可謂富歟彊村者居
士祖居埭溪在上彊山麓唐白文公詩所謂惟在上彊
精舍寺其後劉商學仙升舉地也吾浙山川名在山海
經而至今可指其所在按圖瞭然者東惟會計西惟浮
玉苕水爲最古上彊爲浮玉支麓而埭溪與施渚則苕
水西源也禹益所經夏少康帝杼封輶之墟越王句踐